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
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個。

——维克多·雨果

Le Père Goriot
Le Père Goriot
Le Père Goriot
Père Goriot *Le Père*
Le Père Goriot
Le Père Goriot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 著

Honoré de Balzac

管筱明 译

Le

Père

Goriot

漓江出版社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 著

Honoré de Balzac

管筱明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老头/(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管筱明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4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5407-5618-5

I. ①高… II. ①巴… ②管…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0903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2.75 字数:200千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作家·作品

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高于其他一切小说家。

——马克思

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左拉都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恩格斯

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個。

——维克多·雨果

在巴尔扎克 1833 年和 1834 年出版的作品中,有两部特别值得注意——精雕细刻的第一流故事《欧也妮·葛朗台》和雄浑有力、命运攸关的《高老头》。前一部可以与莫里哀的《吝啬鬼》争辉,后一部则不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逊色。

——勃兰兑斯

巴尔扎克的所有其他作品,或者其他作家的任何作品,没有一部比《高老头》这部研究拉斯蒂涅性格发展的小说更深刻的了。

——勃兰兑斯

巴尔扎克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是他首先把近代小说引向真实,引向描绘真正的不幸……当大家都只在想象上下功夫的时候,他却在思想上用心。小说要在文学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就应该成为风俗史,叫那些记录了史实就自以为了不起的历史家放心……其不朽的名作《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就是这样的风俗史式的作品。

——达万

巴尔扎克运用典型化的原则,把情感与生命注入他所描写的世界……就这样在葛朗台老头身上描绘出了一个吝啬鬼的典型。

——达万

巴尔扎克是多么洞悉女人啊!他探测到了这些经常得不到理解的心灵的一切神圣秘密。

——达万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再现了以前创造的某些人物。读者认真阅读之后,才了解到他的一个宏伟志向,就是给一个虚构的世界以生命与活力,使其中的人物永远活下去。

——达万

巴尔扎克已经登上了与莎士比亚齐平的高峰。他的人物都活在人间,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高老头、拉斯蒂涅、葛朗台、菲利普,以及其他成百个角色都是我们见过的活人。

——泰纳

巴尔扎克不但观察、了解人生,还思考人生,然后再动笔描写人生。独身、结婚、行政、理财、淫欲、野心,人生的一切就是他作品的基础。他对人生作了哲学研究。就以高老头为例,还有什么比这个人物更具特殊性,又更有普遍性呢?

——泰纳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等,都是我们从我们社会的肺腑里喷涌出来的作品,是巴尔扎克不朽的光荣。

——左拉

真实得让人认不出其自身的元素

管筱明

《高老头》最初是一个中篇小说,是巴尔扎克用三天三夜一气呵成的,于1834年12月在《巴黎评论》上发表,1835年3月出书。取得成功后,巴尔扎克又用了很长时间,几次删改,作了一些增补,写成了现在这个规模。在许多读者和专家看来,这是一部杰作,是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起初它是《巴黎生活场景》的子目,1845年以后编进《人间喜剧》中的《私人生活场景》。在法国某些批评家看来,《高老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神秘性的长篇小说。这种神秘性,由一种与现代社会搏斗的意识逐步展示出来。故事展开的主要地点沃盖公寓属于19世纪初巴黎某个角落的隐秘存在。那里面住了一些来历不明、身份奇怪的房客,让人感到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一些悲剧或者惨剧。沃特兰(一译伏特冷)是个狠毒的阴谋家,是威胁社会安全的危险分子,在个人生活深处小心地保守着一个大秘密。而在众房客的眼里,行为怪异的高老头则整个儿是个谜。这个衣着寒伦、生活俭朴的老头,却经常招来两个如花似玉的贵妇人探望。两个女人一进房就把门关起来,小声说话,这种神秘兮兮的作派不断地在房客们心里激起好奇和猜测。人家最后才知道,怪老头把家里所有的金银细软卖掉,又向放印子钱的戈布赛克借贷,其实是要替做了银行家太太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还债。巴尔扎克通过高老头家父女关系的描写,已经把当时社会认钱不认人,钱在亲情在的丑恶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一览无遗。但是这种揭露需要通过一个人的眼睛来完成。因此,大学生拉斯蒂涅就充当了此任。在那群怪异的房客中间,拉斯蒂涅是个有抱负的青年,有清醒的头脑,想通过学习来预知社会未来的动向,找到打拼天下的用武之地,于是处处留神观察,因此看到了高老头的一些怪异表现。他对比昂松说:“老头子的生活显得太神秘了,值得费点气力观察。”他作了一些有效的调查,终于向高老头的继承人说出了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悲苦的一生,也就深化了这出

父亲爱女儿，女儿爱金钱的悲剧的意义。

与此平行，另外一条线也在逐步展开，即社会的真相与人的真面目不断清晰地显现出来。由于这条线，《高老头》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了启蒙与培训的价值，也更具有社会批判意义。拉斯蒂涅走上社会是由两个人物引导的。表面看来，这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阶级，可是他们的世界观却是如出一辙。德·鲍赛昂夫人是个重感情的可靠的朋友，她劝拉斯蒂涅永远也不要谈论什么良心：“算计愈是冷酷，你就走得愈远。打击愈是无情，你就愈让人家害怕。”沃特兰这个社会的毒瘤则教给他一种冷酷无情的社会伦理学。“没有什么原则，有的只是事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有的只是随机应变。”可是这个目光冷酷又迷惑人的逃犯一边教育大学生，一边想把他拉下水来共同犯罪。拉斯蒂涅了解他的计划之后，开始感到害怕不安，想阻止这个魔鬼的行动。后来警察及时赶到，把逃犯缉捕归案，才使拉斯蒂涅避免了一场恶战。

拉斯蒂涅睁开眼睛观察由金钱统治的社会，看到了赤裸裸的现实：“在富人那里，法律形同虚设，道德软弱无力。”他在财富里面看到了血腥的掠夺。的确，高老头的钱来得不仁不义，他是靠大革命时期囤积面粉，趁着饥谨以十倍的暴利出售发财的。他公然声称“钱就是命”，“有钱就有一切”。可是这个爱钱如命的老头毕竟还有一点人的感情。两个女儿在他心里的地位还是超过了金钱。可是两个女儿就不是这样，老爹在她们眼里的价值充其量也就是金钱而已，一旦积蓄花完，他在女儿眼里就没有半点价值了。这个情节不仅充分说明了金钱至上主义撕破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而且说明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是一代比一代冷酷，一代比一代无情。

巴尔扎克不仅描写了金钱是怎样扭曲亲情的，而且描写了金钱可以让爱情变味，让婚姻变质。沃特兰唆使拉斯蒂涅去向维多利娜·塔伊非献殷勤，说她哥哥一死，她就可能继承一笔丰厚的遗产。为了金钱，拉斯蒂涅不惜委屈自己的良心，放弃自己的所爱。毕竟他太需要金钱了。为了在社会上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他已经把母亲和妹妹的钱都刮光了。因为在那个社会，一个大学生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想，也什么都做得到”。而没有金钱，你就是才高八斗，也寸步难行。因此，在那个社会，不论什么人，不论是沃盖公寓的老板娘，还是银行家纽沁根，都是金钱的奴隶。你要想有所作为，要想出人头地，就得想法搞钱。

谁也逃不脱金钱的控制。

拉斯蒂涅在寒伧的公寓和豪华的公馆之间周旋，巨大的落差，强烈的对比，使他更深刻地体验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他面前，社会日益显露出狰狞的面目。他从德·鲍赛昂夫人的舞会回来，正赶上高老头断气，他觉得这一段人生教育结束了。他

把高老头送到拉雪兹公墓,站在那里观看巴黎城,觉得自己丢下了幻想,看清了社会的本质。巴尔扎克描写这样一些人物,虽然客观上对当时条件下的社会 and 人性作出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但他其实也是想让这些人物尽可能展现出个性的光辉。高老头溺爱女儿,连她们损他害他也不计较,这种排他性的感情模糊了他的眼睛和理智,使他看不到别人的苦楚,也想不到应该得到女儿的孝心。单纯就父爱而言,高老头不但是一个好父亲,而且简直是一个“伟大的高尚的无私的”父亲。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这个不顾一切溺爱女儿的父亲大概可以占有一席之地。而逃犯沃特兰则是恶的典型,是“恶之花”。他“恶”得生动复杂,充满内涵,他一生的“恶”简直是一首诗。他公然声称:“我是诗人,我的诗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行动中,写在感情里。”

作品的道德准则是外在的,一目了然的,因此巴尔扎克才会在序言里为自己辩护,说他写的决不是一部不道德的作品。这个世界是奸是坏,巴力尔扎克并不置评,只是把它如实地描写出来,让人们自己去作结论:“这出悲剧既非虚构,亦非传奇,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完全真实,真实得让读者认不出其内心,其自身的元素。”巴尔扎克讲述的是一段表现人类社会不足和局限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确很“真实”。巴尔扎克在卷首提到的“眼泪”,确是一种真实感情的信号(高老头弥留的一段,描写得非常细腻,极为悲怆感人)。通过这种感情,他表达出一种无法超脱的、铭刻在文明心脏的宿命。巴尔扎克从古典悲剧那里借用了一些手法,诸如集中戏剧效果,突出性格,使故事发生地点统一,把时间和结构收紧,这样一来,就使得《高老头》这部长篇杰作具有了古典悲剧的力量。三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地位无须交待,他们的性格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拉斯蒂涅是个野心勃勃的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青年,沃特兰是个魔鬼般的诗人,高老头则是个受难者。他们凭着自身发展的逻辑,凭着自己的行为和表现,尽职地完成了巴尔扎克发现和记述的,由社会圈定给自己的命运。

2003 年 8 月于长沙

出生于孔弗郎家的沃盖太太，已是一位老妇人，四十年来守在巴黎，经营一家廉价公寓。公寓坐落在拉丁区和圣玛索郊区之间的圣日内维埃芙新街上，名为沃盖膳宿馆。前来投宿的客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收留，却从未因风化问题受人诽谤，坏过名声。不过，三十年来，倒也不曾有一个年轻人住在这里，因为除非是家里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一个青年男子才会住到这里。然而，1819年，这幕惨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却住着一位可怜的少女。近来的文学时兴表现痛苦，惨剧这个词用得太多，以致让人无法相信，然而此处却是非用不可，倒不是如这个词的本义所示，这是个悲惨的故事，不过读完全书，公寓里的人或许会掉几滴眼泪。至于出了巴黎，还有没有人能看懂全书，这倒大可置疑。书中充满现场观察、地方色彩，其独特的韵味，只有在蒙玛特高地和红冈生活的人才能欣赏。这个著名的盆地，房屋破败，石灰一块块往下掉，沟渠纵横，流的全是黑乎乎的臭水。居民饱经磨难，偶尔遇到好事，常常也是空喜一场。大家都是动荡不安，不知要多么重大的事情，才能引起一时半刻的轰动。不过这里那里，也有一些痛苦，因为罪恶与德行交混而变得伟大庄严，使得自私与利益见到它们，也要停下脚步，表示同情。可是它们的感受，就像匆匆吞下的美果，齿颊留香，却不长久。文明的战车恰似载运札格内特偶像^①的神车，碰到一颗稍硬一点的心，略一停留，就把它粉碎，又浩浩荡荡地往前行驶。你们读者也会如此，白嫩嫩的手捧着本书，躺在软乎乎的安乐椅上，寻思：“这东西也许可以让我消遣消遣。”待到读完高利尤老头不幸的秘事，你们照样胃口大开，山吃海喝，却怪作者写得不好，过分夸张，太富诗意，使你们毫无所动。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惨剧既非虚构，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的，真实到每人或许从自己身上，自己心里认出剧中的材料。

公寓的房子属于沃盖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日内维埃芙新街下段，地势向弓弩街

① 印度教大神黑天的化身之一。每年六七月间有乘车节，将此神偶像置于车上，由数百名教徒拽引至神宅。有虔诚之徒投身轮下，以为如此来世可托生于较高的种姓。

降下的地方。坡陡路险,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慈悲谷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街巷十分清静。两座宏伟的建筑或者洒下一片金光,改变周围的气氛,或者因穹隆森然的颜色,而使一切黯然无光。在这个地段,街石干干的。阴沟里没有污泥,没有脏水,墙根长满野草。可一到这个地方,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会和所有过路人一样,变得闷闷不乐。在这个地段,驶来一辆马车,无异于一大事件。这一带的房子死气沉沉,墙垣散发着牢房的气息。要是个巴黎人迷了路,误入这一地段,看到的不是贫民公寓,就是收容院,不是苦难,就是烦恼,不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就是被迫干活的青年。巴黎城中,再没有比这里更可怕更荒僻的地段。尤其是圣日内维埃芙新街,仿佛是个古铜色的画框,跟这个故事十分贴合,用一些深暗的颜色,作一些深沉的构思,也不会破坏整体的和谐。正像游客参观地下墓穴,步下一级级石阶,日光渐渐淡薄,向导的歌声渐渐变得悲伤。这是个最合适的对比!谁又能断定,干枯的心灵和空洞的骷髅,哪一样看上去更可怕呢?

房子侧面当街,正面有个小花园,与圣日内维埃芙新街构成直角。小花园与正面屋墙之间,有条两米宽的卵石带。前面是条沙径,两旁摆着蓝白二色的大陶盆,种着天竺葵、夹竹桃和石榴树。沙径临街的一头有道独叶门,上面竖着一块招牌,写着:沃盖膳宿馆;下面还有一行:廉价实惠,男女老少,一律欢迎。临街还有一道栅门,装有刺耳的门铃。白天,透过栅格,可以看见小路尽头与街道相对的墙上,画着一个绿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画面的凹处,画着一个表示爱神的雕像。那浑身斑驳的油彩,让那些喜欢推究象征意义的鉴赏家看了,可能会发掘出某种巴黎爱情病的神话。那种毛病,几步之外的地方就可治愈^①。神像座上半隐半现的铭文,以其对伏尔泰 1777 年回到巴黎所表现的热情,让人想到这座雕像绘制的年代。那铭文是:

无论你是谁,她都是你主子:现在是,曾经是,或者将来是。

夜幕降临时分,栅门换上板门。小花园的宽正好是屋子正面的长,园子两边,一边是临街的围墙,一边是与邻屋的界墙。界墙上爬满常春藤,看不见一砖一石,在巴黎,那就是十分青翠别致,格外引人注目的了。沿着各面墙体,种着果树和葡萄藤,那瘦小而盖满灰尘的果实,是沃盖太太每年发愁的对象,也是和房客聊天的话题。沿着两面围墙,各有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一片枝繁叶茂、亭亭如盖的椴树林。沃盖太太

^① 指附近的加波桑医院。下面的铭文是伏尔泰 1777 年为侍从总管花园里的爱神像拟的铭文。

虽然出生于孔弗朗^①家，椴树这个字眼却老是念不准，房客们多次纠正也没有用。两条小路中间，是一块方地，长着朝鲜蓟，两边种着修成纺锤形的果树，还种着酸模、莴苣和香芹。椴树林中置放着一张绿漆圆桌，围着几个凳子。逢到炎炎盛夏，天气热得可以孵出鸡仔，那些有钱可以喝杯咖啡的房客，便到这里来品尝咖啡的美味。

房子正面，楼高四层，外加阁楼，全用砾石砌成，粉刷成黄不黄土不土的颜色。巴黎差不多所有的房子都是这种颜色，显得肮脏破旧，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户，装着小块玻璃。百叶窗拉得有高有低，参差不齐。房子侧面，每层开着两扇窗子，底层的两扇，装着铁栅。屋后是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猪、鸡、兔子在里面友好相处。院子里有一所堆放木柴的厂棚。厂棚和厨房窗子之间，挂着一只食品柜。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靠圣日内维埃芙新街的院墙上，开了一道窄门。厨娘怕脏物堆积，臭气熏天，放水冲洗院子时，便从这道门把垃圾扫出去。

房子建起来就是用来开廉价公寓的。底层头一间是客厅，从一道落地窗进去，通过两扇临街的窗子采光。与客厅相通的是餐厅，餐厅与厨房之间隔着楼梯间。楼梯踏板是用木头与石板拼成的，打磨得锃亮，刷上了颜色。客厅里摆着几把安乐椅和靠椅，椅子上包的条纹衬布时而暗淡时而发亮，正中放着一张圆桌，灰底白纹的大理石桌面上，放着一套今日随处可见的白瓷酒杯，杯口的金边已经磨灭大半，看上去寒碜极了。地板凹凸不平，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墙壁其余部分糊着上光的壁纸，印着《泰雷马克》那出戏里的几幕主要场景，几个经典人物都上了彩色。两扇装了铁栅的窗子中间，画着卡吕普索款待尤利西斯之子的盛宴。四十年来，一看到这幅画，年轻房客们便要开一通玩笑。他们自认为是贵人落难，把贫穷强加给他们的粗劣伙食取笑一番。石砌的壁炉上摆着两只花瓶，里面插满残旧的假花，用玻璃纸罩着。中间有一座蓝不蓝灰不灰的大理石座钟，样子丑陋。炉膛里总是干干净净的，表明只在重大节日才生火。

这第一间房子有股无法形容的味道，也许称作公寓味道较为合适。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陈腐的气味，冷飕飕的，直往衣服里钻，吸在鼻子里潮乎乎的。那是刚开过饭的餐厅的味道，散发着餐具、配膳室和济贫院的气味。要是找到一种办法，估计出老少房客的气味，和刺激黏膜的空气各占多少分量，各处于何种令人恶心的程度，也许这种味道还能形容。话又说回来，尽管这间客厅叫你恶心，比起隔壁的餐厅来，却是雅致多了，气味也好得多，简直像太太们的小客厅哩。

餐厅全部装了护壁板，油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污垢在上面显示出

^① 孔弗朗是法国一个大贵族的姓氏。巴尔扎克一再强调沃盖太太出生于孔弗朗家，带有嘲弄意思。

奇奇怪怪的形状。黏乎乎的食柜上，摆着几只暗淡无光的大肚瓶，一些呈现条纹的镀锡铁盘，几摞图奈产的蓝边厚瓷盆。一只角上，摆着一只柜子，里面一格一格标着号码，存放房客满是油渍和酒痕的餐巾。那些牢不可破的家具，到处都扔得有，可是摆在这间餐厅里，却跟痼疾诊疗所里那些文明的残骸一样。你在这里看得到一只晴雨表，每逢下雨便出现一个嘉布遣会的修士；一些粗劣的版画，配着镶金的黑木柜，叫人大大倒胃口；一具镶铜的玳瑁质座钟；一只绿色的火炉，几盏落满灰尘浸透油渍的挂灯；一张铺着漆布的长桌，上面油污之厚，足可让淘气的实习医生用手指刻写姓名；几把断腿的椅子；几块小小的草垫，草辫松泛却总不散脱。还有些破烂的脚炉，洞眼破缺，铰链松脱，木座烤得焦黑。要描写这些家具的陈旧、龟裂、朽烂、松垮、虫蛀、残缺，势必长篇累牍，耽搁读者阅读本故事的兴趣，恐怕不能为性急的人所原谅。红色的地砖或是因为摩擦太甚，或是因为上釉不匀，高高低低十分不平。总之，餐厅显得寒碜，毫无诗意可言。是那种节衣缩食、锱铢必较、捉襟见肘的寒碜。虽则没有陷入污泥，却已沾上了污迹；虽则没有破洞，尚未褴褛，内里却已腐朽，说倒便倒的了。

早上7点左右，是这间房子最光彩的时候。沃盖太太的猫赶在女人前面，先行进屋，跳上食柜，在几只盖着碟子的奶罐前嗅上一遍，便“呼呼”地做起它的早课。不久寡妇露面了，可笑地戴着一顶珠罗纱软帽，露出一圈乱蓬蓬的假发，脚下趿双皱皱巴巴的拖鞋，懒洋洋地走来，肉鼓鼓的老脸中央，耸起一只鸚鵡嘴般的鼻子，胖乎乎的小手，教堂耗子一样圆滚滚的身体，鼓蓬蓬地颤来颤去的胸脯，一切都跟这表面寒酸暗里潜藏着投机的餐厅协调。沃盖太太吸着暖烘烘的臭气，一点也不觉得恶心。她的面容像秋天头道霜那样清新，眼睛周围皱纹密布，表情丰富，可以像舞女那样吟吟微笑，也可以像贴现票据的人那样横眉板脸，总之看见她本人就等于了解了公寓，看见公寓也就知道了她这个人。牢房与狱卒是相互依存的一对，你不能想象他们缺此少彼可以存在。这个小女人身材肥胖，肤色苍白，便是这种生活的结果，正如斑疹伤寒是医院气息的产物。她的罩裙是一件旧袍子改的，棉绒从裂开的布缝中钻出来，衬裙是毛线织的，从罩裙底下露出来，这种邋邋遢遢的样子，正显示了客厅、餐厅和小花园的境况，透露了厨房的景象，让你预先感知房客的流品。沃盖太太一出场，景色便齐全了。她年约五十，跟一切受过苦难的女人一样，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显出几分拉皮条女人佯装怒容、抬高身价的清白神气，此外，为了改善命运，她可以不择手段。如果还有什么乔治或皮舍格卢^①可以出卖，她会毫不犹豫地为之。不过，房客们却说她

^① 乔治是旺代党人的首领，皮舍格卢是大革命时的将军，两人于1803年来到巴黎，准备刺杀第一执政，被人出卖。

其实是个好人。他们听见她和他们一样咳嗽，唉声叹气，便相信她是真穷。沃盖先生生前是什么人物，她从无一字提及。他是怎样倾家荡产的？她回答说是遭了不幸。他对她不好，只给她留下一双眼睛流泪，一幢房子住人和不同情任何不幸之人的权利。因为，她说，天下的苦难，她都受尽了。

听见女主人急促的碎步，胖厨娘西尔维便赶紧打点房客们的早餐。那些寄餐的客人通常每月花三十法郎，在这里包一顿晚餐。

本故事开始的年代，在这里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全楼最好的两套房间都在二楼，沃盖太太住了较小的一套，古图尔太太住了另一套。她丈夫生前是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拨款审核员。她带了一位名叫维多利娜·泰伊菲的小姑娘同住，像母亲一样爱护她。两位女客膳宿费每年一千八百法郎。三楼的两套房间分别住了人。一位叫普瓦莱，是个老头子，另一位四十上下，戴着假发，染了颊髯，名叫沃特汉，自称从前做批发商。四楼四个单间租出去两间，老姑娘米索诺小姐住了一间，从前制作细面、意大利通心粉和淀粉的老板，大家叫高利尤老爹的，住了另一间。另外两间准备租给候鸟，即那些像高利尤老爹和米索诺小姐一样，每月只拿得出四十五法郎来住宿吃饭的穷学生。不过沃盖太太不愿招留这些人，实在揽不到客人才收，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那一时期，一个从安古莱姆附近来巴黎攻读法律的青年，租了那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他名叫欧仁·德·拉斯蒂涅，家里人口众多，每年省吃俭用，挤出一千二百法郎供他上学。家境贫寒，促使他发奋用功，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父母的期望，算出了做学问能给自己谋到什么利益，预先就适合社会未来的需要，给自己准备美好的前程，以便捷足先登，出人头地，从社会榨取利益。倘若没有他那些好奇的观察，以及他在巴黎各家公馆沙龙出入钻营的机灵，本故事就会缺乏真实的色彩。大概正是由于头脑精明，渴望打探一桩制造惨事与遭受惨事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秘密，本故事才显得真实可信。

四楼上面，有一间阁楼，用来晾晒衣服。还有两间小房子，住着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厨娘西尔维。

除了七个房客，沃盖太太好好歹歹总有八个法科或医科学生，以及两三个住在附近的常客单包晚饭。餐厅可以容纳二十个人，晚餐有十八人，早餐却只有七个房客，坐在一起，倒像是一家人。大家都趿着拖鞋下楼，对那些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气，以及头天晚上的事件，来一番私下的评论，言语亲密，充满信任。这七位房客都是沃盖太太的宠儿。她根据各人膳宿费的数目，来确定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学家一样，不会有一丝误差。这七个房客虽是萍水相逢，心里打的算盘却是一般无二。三楼的

两位房客每月只付七十二法郎。这种便宜的价钱(只有古图尔太太例外),只在圣玛赛尔郊区、贫民产科医院和流民技艺培训所才有,表明这些房客都很困窘,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秘罢了。因此公寓内部的寒碜,在主顾们同样褴褛的衣着上再一次显露来。男人们穿着旧得辨不出颜色的礼服、阔人住宅区扔在街角的鞋子、磨损的衬衫和破烂的罩衣。女人们穿的袍子式样老旧,染过后又褪了颜色,缀着补好的旧花边,戴着使用过久、磨得发亮的手套,老是扎着橙黄色的领围,披着泛线的肩巾。衣服虽然破旧,几乎每个人的身体却都结实,经受了人世间狂风暴雨的吹打,几乎每个人的脸都是冷漠、刚毅的,好像磨得发毛不能再用的银币一样模糊,干瘪的嘴巴包着贪婪的牙齿,让你一见就感到他们已经演完或者正在上演惨剧。这不是打着灯光、布景,在舞台上搬演的惨剧,而是生活中无声无息、连续不断的惨剧,它表面上冷冰冰的,却把人心搅得激动不安。

老小姐米索诺疲惫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绿色塔夫绸的遮光罩,由黄铜丝箍边,那副样子,就是怜悯之神见了,也要吓跑。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披着一块肩巾,穗子稀稀拉拉,零零落落,似乎盖住的是一具枯骨。当初她一定俊俏美丽、圆润丰满,怎么成现在这样形销骨立的样子呢?是因为荒唐胡闹,还是因为伤心过度,抑或求财心切呢?是爱得太多了吗?过去是做服饰脂粉生意的,还是操皮肉生涯的?她是因为年轻时春风得意、享尽欢乐,而在老年遭受报应,形象丑恶,使得路人避之唯恐不及?她眼睛惨白,目光冰冷,面孔萎缩,模样狰狞,声音凄厉,就像冬天将临时灌木丛中的蝉鸣。她自称护理过一个患膀胱炎的人。那位老先生有儿有女,但儿女们以为他没有钱,把他扔下不管。老先生留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那些儿女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跟她吵一次,要讨回这笔钱,还说三道四,往她身上大泼污水。尽管寻欢作乐摧残了她的容貌,可是脸上还有些许白皙与细腻的遗迹,令人揣想她身上残留了几分当年的美貌。

普瓦莱先生像个木头人。他在植物园的小径上散步,像个灰色的影子,戴一顶皱皱巴巴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地抓着根象牙球柄已经泛黄的手杖,身上穿一件褪色的礼服,空空的下摆荡来荡去,遮不住空荡荡的裤子。两脚穿着蓝袜,摇摇颤颤,像是喝醉了酒,一件白背心邋里邋遢,襟前缀着的粗纱花饰缩作一团,火鸡式的脖子上结一条领带,与襟饰绞缠在一起。看见他这副模样,许多人寻思,这个中国皮影是否属于在意大利大街上溜达的伊阿佩托斯之子的后代^①。是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是什么激情使他坑坑洼洼的脸变成猪肝色?这张脸要是画出来,会让人觉得虚假。他从

① 伊阿佩托斯为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之父。普罗米修斯被缚在高加索山上,日日被老鹰啄食内脏。

前干什么丑事？或许，在司法部任职，刽子手处决弑君犯，采办种种物品，如遮面的黑布、筐篓里垫的吸血的糠秕，挂屠刀的细绳等，账单都交由他所在的办公室核销。也许，他曾在屠宰场门口当收税员，或在公共卫生处当助理巡视员。总之，这家伙好像是我们社会大磨坊的一匹驴子，也像是巴黎那些傻瓜，给人当枪使，却不知使枪人是谁，还像是公众的不幸或丑事围着转的中心人物。说到底，他就是那种人，我们见了，少不了要说一句：“这种人终究也少不得。”这些脸色苍白，经受着精神或肉体痛苦的人，巴黎的上层社会是不知道的。巴黎真是一片汪洋大海，你丢下探锤，也没法测出它究竟有多深。你浏览它吧，描写它吧，不管你多么细心，不管探测这片海洋的人如何众多，如何热情，总可以找到一片未被开发的地方，一个未为人知的场所，总可以采到几束鲜花，拾到几颗珍珠，总会遇到一些怪物与前所未闻、为文学上的潜水者所遗忘的东西。沃盖公寓就是这些奇怪的场所之一。

有两张脸与多数房客和包饭客形成鲜明对比。维多利娜·泰伊菲小姐肤色苍白，病怏怏的，好像患了萎黄症似的，终日郁郁不乐，局促不安，样子十分贫困寒酸，可她的脸终究不老，动作敏捷，声音清亮。这个不幸的人就像一株灌木，新近移栽在土性不合的地里，一树叶子都萎黄了。泛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纤细的腰身，处处透出现代诗人在中世纪的小雕像上发现的那种风韵。灰中带黑的眼睛，流露出基督徒的温柔与驯良。衣服虽然朴素便宜，却勾勒出年轻的体型。她的美在于，心情高兴的时候，她是极其动人的。幸福是女人的诗意，正如衣衫是女人的外表。要是舞会的欢乐在这张苍白脸上映出红光，要是优裕的生活使她稍稍凹陷的面颊丰满，泛起红晕，要是爱情使她忧郁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她完全可以与最美的姑娘一较短长。她缺的是第二次创造女人的东西：衣衫与情书。她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她父亲认为有理由不认这个亲生女儿，把她拒之于门外，只给她六百法郎一年为生，又在财产上做了手脚，以便全部传给儿子。古图尔太太是维多利娜母亲的远亲，当年母亲绝望之中，便是在这位太太家去世的。古图尔太太把维多利娜当作亲生女儿抚养。不幸的是，除了亡夫的遗产和抚恤金，共和国军队拨款审核员的寡妇一无所有，时时可能扔下这个年幼无知、一文不名的姑娘，任凭社会摆布。好心的太太每星期带姑娘去望一回弥撒，每半个月做一次忏悔，不管怎样都要把她培养成一个虔诚少女。古图尔太太这样考虑也是对的。宗教感情给这个弃女铺展了前程。姑娘热爱父亲，每年都要回家，给父亲带去母亲临终时的宽恕，可是父亲年年毫不动情，闭门不纳。能够在中间调解的只有哥哥，可是四年之中他没有探望过妹妹一次，也没有给她任何援助。她祈求上帝使父亲睁开眼睛，使哥哥生出手足之情，她还毫无怨恨地为他们祈祷。古图尔太太和沃盖太太只恨词典上骂人的词太少，骂不够这种豺狼虎豹的行为。可是当她们诅咒

那狼心狗肺的百万富翁时，维多利亚却总是说些好话，就像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叫喊中仍然流露着爱。

欧仁·德·拉斯蒂涅的脸是地道的南方型：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举止风度，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显示他是个贵族子弟，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谨守礼俗，举止高雅。虽说他爱惜衣物，平时只穿隔年的旧衣服，可有时出门，却也能打扮得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平常他只穿一件旧礼服，套一件破背心，歪歪扭扭，皱皱巴巴地结一条穷学生用的黑领带；裤子邋里邋遢，靴子也换过底。在这两个人物和其他房客之间，沃特汉这个四十上下、染了颊髯的角色，正好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有一些人，大家一见便会说：“好一个壮实家伙！”他就属于这一类。他肩宽背阔，胸脯发达，肌肉鼓鼓，手掌又宽又厚，手指中节生着一撮浓密的红毛。一张脸过早打了褶，看上去非常冷酷，可是言谈举止又柔和亲热，不像是铁石心肠。一副低音嗓子，正好与他粗俗的快乐性情相配，绝不讨厌。他殷勤客气，笑颜常驻，哪个房客的锁坏了，他会立刻帮他拆下来，稍稍修一修，锉一锉，上点油，又装上去，说：“这一套我会的。”话说回来，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如船舶海洋啦，法兰西啦，外国啦，生意啦，人物啦，事件啦，法律啦，旅馆啦，监狱啦，他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谁要是有了病痛，遇了难事，哼哼唧唧，或者抱怨不迭，他会立即过来帮忙解难。他好几次借钱给沃盖太太和某些房客。当然受惠的人死也不敢赖账，因为他样子虽然随和，目光却深沉冷酷，叫人害怕。看他吐痰的架势，就知道他沉着冷静，要摆脱什么麻烦事，杀人放火，一定不会手软。他像个严厉的法官，目光如炬，直达问题的实质、情感和意识深处。平常，他一般早饭后出门，在外面待上几小时，回来吃过晚饭又出去，将近午夜方归，用沃盖太太给的万能钥匙开门。只有他一人享有这种优待。不过他待寡妇也着实亲热，常常搂着她的腰，唤她妈妈。可惜这种奉承的难度没有被对方充分理解。老妈妈还以为这只是举手之劳，殊不知唯有沃特汉才有这么长的手，够得着她粗大的腰身。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每个月阔绰地花十五法郎，在饭后吃甜点时，喝杯，掺他烧酒的咖啡。那些年轻人卷在巴黎生活的漩涡里，终日晕头转向，而那些老年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会多管闲事，但即使不像他们那样浅薄的人，就是感到沃特汉形迹可疑，也不会费点心思去想一想。周围人的事情，沃特汉都知道，或者猜得出，可是他的心思或者作为，却没有一个人看透。虽然他把和善的外表、快活的性情当作挡风墙，遮住别人的目光，却常常免不了流露出极深的心机。他常常说几句含讥带讽的俏皮话，嘲弄法律，鞭挞上流社会，证明上流社会的存在不合逻辑。这些嘲讽堪与古代诗人尤文那的讽刺诗相媲美，使人猜测他一定对社会状况怀有积恨，心底藏着什么秘密。

泰伊菲小姐或许不知不觉之中，受了沃特汉和拉斯蒂涅的吸引。他们一个年富

力强,一个年轻俊美,使得她不时地暗自打量他们,心里也老想着他们。可是那两个人似乎都没有想到,哪天时来运转,她可能变成一位陪嫁丰厚的婚姻对象。再说,那些人也不愿费神寻思别人自称的苦难是真是假。除了漠不关心以外,他们还因为彼此境况不同而互不信任。何况他们也知道无力减轻别人的痛苦,平时安慰的话说了不少,已经没词了。就像那些老夫老妻,再也想不出什么话可说。彼此间存在的关系,只是一种机械的生活,一套没有上油的齿轮的运转。在街上遇见瞎子,他们照直往前走头也不回;听见人家诉说不幸,他们不为心动;他们受惯苦难,目睹临终时最可怕痛苦,也都无动于衷,甚至把死看作苦难的了结。在这些愁苦的人中间,沃盖太太算得上最快活的一个,因为她高居宝座,统治着这座私人收容所。那座小小的花园,阴冷、寂静,潮湿,无人光顾,像个荒凉的大草原,却只有沃盖太太一人觉得那是春意盎然的园林。这所灰黄阴森的房子,散发着柜台的铜绿味,也只有她觉得舒适惬意。因为这是她掌管的牢房。她喂养这些终身监禁的苦役犯,对他们行使权力,叫他们不得不服从。以她定的价钱,在巴黎,这些可怜虫哪里还找得到充足而卫生的饭食,和一套能够自己做主,即使不能布置得舒适高雅,至少也可收拾得整齐干净的房间?因此,她就是做出极不公道的东西,人家也只能忍气吞声,吃亏了事。

这样一个群体,社会的各种成分应有尽有,只不过具体而微罢了。正如在学校的交际场,在这十八个房客饭客中间,总有一个遭人嫌弃的可怜虫,一个供人嘲笑的出气筒。欧仁·德·拉斯蒂涅已在这里住了一年,还得再住两年。到第二年头上,他便发现在周围这群人中间,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个可怜虫,那个从前制作面条的高利尤老头。要是画家来给他画像,一定会像历史学家一样,把画面上的光线集中在他头上。出于什么原因,那半含仇恨的轻蔑,那带着怜悯的虐待,那对不幸的嘲弄要加之于这个最老的房客呢?难道他有什么怪诞可笑之处,比恶习更难得到谅解吗?这些问题牵涉到社会的许多不公。或许人的天性就是让那些因为卑微,因为懦弱,因为满不在乎而遭受痛苦的人,来忍受一切吧。我们不是喜欢损害什么人什么物,来显示我们的力量吗?连最弱小的人、儿童,也会在天寒地冻的日子,去按人家的门铃,或者踮起脚跟,在未被污损的纪念牌上题写自己的名字。

高利尤老爹年约六十九岁,在1813年便退出了生意场,在沃盖太太这里安下身,先住的是古图尔太太现在住的这套房间,膳宿费每年一千二百法郎。那时他颇有气派,多出少出百把法郎都无所谓。沃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把那套房子的三个房间修饰一新,添置了质量低劣的物品,如黄布窗帘、羊绒面漆木扶手椅、胶纸画和郊外小酒店都不要的壁纸。那个时候,高利尤老爹还被人尊称为高利尤先生,花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也许正是这点,使老板娘把他当作不谙生意的冤大头。高利尤搬来时